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涉史隨筆卷下

宋葛洪撰

永康胡鳳丹月樵甫校刊

崔亮創停年格

魏崔亮爲吏部尙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塗不博沙

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陛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

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爲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爲斷也何則人物實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

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
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眾矣而授任之際又
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
王之命伯回者是也夫所閱者眾則濫進之士少
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
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
考功察言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
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僞繼之此莊周

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

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
又況進敘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
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
之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
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
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
選舉之法旣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如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

及御繖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畧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

下之廣郡邑之眾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
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
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況人之常情
雖不能不竦動於一時之豐而他日之變遷類不
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
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
任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
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
以致賦役不均刑罪不當科律無度疲乏不恤上

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
主非賢則多謬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
主者以舉其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
當議旌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爲國
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屑
屑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
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

姦惡之徒獲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

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
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
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
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
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
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
之

宰相之職其畧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
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

不統宮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
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
屬之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
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
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
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職也太
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
不然元齡等何爲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
自疏耶魏徵之辯真足以救太宗之失伸宰相之

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其交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畧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

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與諂諛儉躁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